

La plage d'Ostende

海天出版社

西方畅销书译丛



奥斯坦德海滨

[比]雅克琳娜·哈普曼 著

周小珊 张媛媛 译

奥斯坦德海滨

[比]雅克琳娜·哈普曼 著

周小珊 张媛媛 译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坦德海滨/(比利时)雅克琳娜·哈普曼著;
周小珊等译. -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1.2

(西方畅销书译丛)

ISBN 7-80654-385-6

I.奥… II.①哈… ②周… III.长篇小说-比利时-当代 IV.I5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465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责任编辑:胡小跃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卢志贵 责任校对:陈敏宜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3.25

字数:230千 印数:1-5000册

定价:18.00元

版权登记号:19-1999-176号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为纪念海伦娜而作

特里斯当：特里斯当你

我伊瑟

不再是特里斯当！

伊瑟：你伊瑟

特里斯当我

不再是伊瑟！

——瓦格纳《特里斯当和伊瑟》

目 录

1	第一章	宣 言
35	第二章	让瓦尔
59	第三章	结 婚
77	第四章	奥斯坦德海滨
102	第五章	淡紫色的房间
154	第六章	乔吉特
186	第七章	雷克雅未克
228	第八章	流 放
253	第九章	罗登巴赫路
275	第十章	海依饭店
294	第十一章	死 者

340	第十二章	死 亡
370	第十三章	哀 悼
407	译 后 记	
411	编后余墨	

第一章 宣言

看见雷奥波尔德·维也斯贝克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他属于我。我当时十一岁，他二十五岁。我母亲说：

“这是我女儿艾米莉耶娜。”

他心不在焉地朝我微微一笑。我想他只瞥见了一团蒙蒙的雾，因为我母亲吸引住了他的目光。她一直到死，都是一个被饰物包裹着的女人：项链和手镯，披巾，精致的发髻。她总是摆弄着某样东西，一支烟，她的手提包，一只耳环，她女儿的头发。她只缺了她少女时代流行过的扇子、小阳伞和单柄眼镜，但是她有毛皮长披肩，沿着双肩滑落，裙衫时刻要优雅地保持着褶裥，袖口打着滚边，身上那飘飘的丝绸簌簌地摆个不停。所有这一切都在闪烁，在发光，在颤

动，丁当有声，她处在微微的颤动之中，而我则在她频繁的手势、点头和滔滔的话语中消失。她有着圆润的美丽嗓音，很喜欢说话，但由于她想不出要说些什么，因此她又重复道：

“这是我女儿。”

“看得出来。”

就这样，他所知道的关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 I 当然是漂亮的阿妮塔的女儿。

我，我好似触了电。

见过二十五岁时的雷奥波尔德·维也斯贝克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他光彩熠熠。他是水面的一缕阳光，是灯光下的一颗钻石，他就是美的化身，他看着我，却没有看见我。我在他脸上读出了我的生命。他有一双灰色的眼睛，仿佛冬日冰封时节的湖，他有着黑色的卷发，苍白的脸色，这种乳白的颜色只属于被命运选中的英雄。他的微笑透入了我的心扉，就像黎明，第一缕阳光突然穿过了黑夜，使景物从阴影中显现出来。我走出了童年。顷刻间，我变成了一个经历丰富的女人。一场地震摇撼着未到青春期的我那少女的腹部，我的灵魂转变了，我感到我的每个部分都集中起来，呼吸着这个男人，仿佛要把整个肺部都灌满空气。

“我女儿。”母亲边说边将不停掉到我眼睛上的一绺头发重新拢到我的左耳后。尔后她抬起另一只拿着

长长的象牙烟嘴的手，普雷尔烟的烟灰就快要掉到白色的地毯上去了，她不安地环视着四周。雷奥波尔德看见玻璃花房的桌子上有一只烟灰缸，跨出一步，拿了烟灰缸，递给了我母亲。这个动作一直刻在我心里。过了一会儿，我看着跳舞的男人们。他，站得笔挺，绷着两条腿，上身前倾，一只手臂展开，划了一个优美的圆，他向后滑着，几乎没停就又了回来。他的动作起先很快，然后渐渐慢下来，慢得不易觉察，等他已经停下来的时候，人们还觉得他的动作仍在继续。我停止了呼吸，当我重新缓过气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呻吟得厉害，我的感受太强烈了。若说他刚才微微动了一下唇，那模糊的微笑透入了我的心扉，那么现在，这不连贯的迎风展翅的舞姿却已将我囚禁。我看到了美，我成了她的所有，我想支配她。妈妈的手压在了我的肩头。

“过来，应该去向凡·阿尔特夫人问好。”

我还没费心思去了解上流社会，但我知道凡·阿尔特夫人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转向她。她统治着艺术。雷奥波尔德的目光，曾经从淹没在流苏和披巾中的孩子身上飘移到我母亲的香烟和烟灰缸上，现在投向了客厅的入口。凡·阿尔特夫人穿着夏奈尔套裙，里面是一件紫红的衬衣，她像往常一样，穿着平底鞋，说话声音很高，但倒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有如马的嘶叫。我刚刚学到了关于爱情的一切：我仔细

地观察着心上人，想知道我是否已经开始忍受痛苦。那灰色的眼神丝毫未变，表面上哑然无声，不透明。我母亲走过去，像一只张着帆的大船，我跟在她后面，是船上系着的一艘小艇。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很乖，对别人言听计从，并无其他想法：平生第一次，虽然我的躯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母亲，但我的眼睛却依然在向后看，心里只想要挣脱牵着我的手的人。我看见雷奥波尔德也在朝前走。他像所有的人一样，去迎接凡·阿尔特夫人，向她问好，而我却认为，在这奇妙的时刻，他跟的是我。我的命运最终会把我淹没的欢乐连结在一起，我去了天堂，并知道它一直向我敞开。

我母亲反射般地向前冲去，随身拖着她的项链和她的女儿，项链发出丁当声，但是雷奥波尔德停了下来，犹豫着是否要上前去。他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目光依旧跟随着在宾客中航行的妈妈，然后他打量着出现的那位富有激情的了不起的女人，他只是动了动眼睛，头并没有动。我还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她：当他决定向前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认识她的。于是，我既可以跟着母亲，又不会离他太远。自从爱情产生的第一分钟，我就相信，如果他留在封闭的阳台上，我定会挣脱少了我一步也走不了的母亲。凡·阿尔特夫人向我们张开了双臂。

“啊！漂亮的阿妮塔和她的女儿来了！你好嘛，

小姑娘？你终于想做漂亮姑娘了？你老是一副小孩子样，要知道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呢。”

她立即看见了他。

“小维也斯贝克！阿妮塔，您已经认识他了？啊！您总出现在您该在的地方！您知道嘛，他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我该怎么说呢？简单地讲，他将是画家，不存在伟大的画家和渺小的画家，有些人画图，而有些人画画。”

惯有的嘈杂声又响了起来。凡·阿尔特夫人也负载着和我妈妈一样多的饰物，她也喜欢讲话，要找些话来说真是毫不费力。妈妈重复着她的话，这样，尽管妈妈自己没多少思想，也能鸣响她那圆润的次女低音，而且又让凡·阿尔特夫人觉得，自己定是讲了些非常宝贵的东西，因为别人立即就重复说了一遍。她们两人于是投入了二重唱，并颇为满意。说来说去都是在说雷奥波尔德，他很有才能，逐渐为人所知，有一个著名的画家已经开始说他的坏话。他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

一座寂静的海滨建立于嘈杂的人声和晃动的手镯中，我得以在此与我的情人相会。他任由别人夸赞，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他。我从未见过如此英俊的男人，事实上，我此前从未见过男人，而此后也不会再看得见其他男人。我猜想在那个年龄，我还没有具体的词来描绘感情，如今我将会说，是欲望定义了

男人，我只对他有欲望。人群分成了一些轮廓模糊的生物体，雷奥波尔德在一团模糊中闪闪发光。他的沉默，他的静止感染了我，改变了我。我知道了他的一切，因为他浸润了我。我身体的内质改变了：我曾是肉与骨做成的，现在加入了雷奥波尔德，如同盐溶在了水里，就成了盐水，氯与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另一种物体，属性与它的构成物不再相同。我被占有了，假使以后有这样或那样的人试图为我驱魔，我甚至都用不着抵抗，因为占有者已经成了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片绿叶，被人脱去了颜色，它将只是一片枯叶。人们不能将雷奥波尔德从我身上夺走，有如不能从空气中取出氧气，它始终还是空气。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与他拆散，既然它将拆散我所有的组成部分，碳、氧、氮与雷奥波尔德会分离开来，但是艾米莉耶娜也不再存在。人们说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他：或许这正是大家所命名的爱。我不知道，我对其他的爱一无所知，因而我也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

在将我们连结在一起而与其他人分开的寂静中，我得以从容地注视着他。他穿着灰色的衣服，颜色要比他的眼睛稍稍深一点，他站得笔直，像一棵风也撼不动的树。所有的形容都用上了比喻，我必须竭尽全力来描绘他，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他无与伦比。在我看来，他像所有的成年人一样，高大，结实有力，我毫不畏惧地将我的未来牢牢地系了上去，他对身边的

社交活动有些不在意，但又比较宽容。话语朝四面八方飞去，我觉得它们似乎都碰不到他，撞在一道隐形的栅栏上，无用地掉在地上。雷奥波尔德是碰不得的。人们担保他会成名，承诺却叫他无动于衷，我明白在他心中，他已经非常自豪了。他抱负着日复一日降生的未来，却不追问它的实质。那些女人什么也教不了他，因为他已经属于绘画，已知道自己的选择。我，我背负着我们的历史，已经背负了几分钟。我们献出了自己，我朝他微笑。他没有看见，他对我，对我们仍一无所知，无知的人与他的命运擦肩而过，却没有认出它来。

我母亲从不在同一个招待会呆太久。时常是同时有三个地方在等着她，她的匆忙掩盖了她交谈的贫乏。她边跑边说：我们下一次再谈吧，心里很清楚人们会忘了她的诺言。回到家，她总是精疲力竭地倒下，要是我父亲问问她下午做了些什么：

“等我喘口气再说。”

她知道他将埋头读报纸。

“我答应过六点钟到阿尔贝尔特家。”她对凡·阿尔特夫人说，出其不意地将我从雷奥波尔德的存在中拖了出来。

他的形象深植我心，任何感觉都无法将它压制，我只看得见他，我在梦游。

“你女儿心不在焉。”有人对我母亲说。

“我有什么办法？她是天秤座的，这是个自由的星座。”漂亮的阿妮塔说道。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但这并不重要，因为妈妈的动作、目光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我。她的手搭在我手臂上、肩膀上或是头上，总是怕把我弄丢。我从来没有在公园或大屋子里走丢过：要是我不在，她就觉得自己不是完整的。正因为如此，她才不停地摆弄东西，她的包，一串项链，我的头发。她计算着自己的财产，一一扣除，确认她什么也没丢。此后不久，她有了一辆车，她的手总是在变速器和信号灯、前大灯的操纵装置之间飞来飞去。我想她害怕丢掉操纵杆、按钮、手柄，如果她养成了一只脚踏在加速器上，另一只脚肯定要忍不住检查离合器踏板是否处于正确位置的习惯。因此，我不会被遗忘在我们去的各种各样的沙龙。我做着梦。我在冰封的湖之间游荡，雷奥波尔德的头发是一片深暗的森林，林中树木密集，外人勉强可以钻进去，他的皮肤是在阳光下闪烁着的雪原，我在雪原上奔跑，打滚，让自己凉爽下来，因为火正燃烧着我。既然他喜欢画笔，他的手中正有一枝，他调着色彩，画着空气，创造着艾米莉耶娜。于是，我如同他的作品，获得了生命。我的灵魂与他的灵魂缠绕在一起，我们在星系里航行。

“快吃！”我父亲说，“你这勺汤端在嘴边已经五分钟了，还没把它吞下去。”

后来，我坐在我房间梳妆台的镜子前。我母亲给我浑身都弄上了花边、贝壳和罗纱，说这样是为了唤醒我的女人味。墙上挂着几把绘扇，五斗橱里放着几只珍珠质和象牙的小盒子，真丝插针团上插着的扣帽发针镶着珍珠，几个玩具娃娃穿着镶边饰的衣衫，一顶大大的淡蓝色的阔边软帽套在女帽模特的头上。我看着她，没有多想，至多有些茫然，我暗自问道，这些饰带构成的场景对塑造我的灵魂有什么用？但是在雷奥波尔德面前，我知道女人味就在姑娘们的眼睛里，妈妈是对的，只是弄错了该注视的对象。我看着自己在镜中的样子。

“你终于想做漂亮姑娘了？”凡·阿尔特夫人说过。

直到此前，这类要求在我看来很腻烦。我懂得它们的含义，也知道硬着干不如软着来。我审视着我的脸：它预示着什么呢？

我已经失去了童年时的圆胖，我母亲仔细地收藏在装订成装饰艺术风格的相册里的那些照片便是证明。照片是黑白的，她很遗憾，因为我的眼睛的缘故，我倒没怎么放在心上：我看着我的眼睛，它们是灰色的，我意识到这一点，既目瞪口呆，又欣喜若狂，的确是雷奥波尔德的眼睛一样的斑鸠灰。但我的脸不是白色的。西班牙远祖，也可能是摩尔人，令我成了赭石色，我有一头光滑的头发，比我的肤色稍微深一点，头发松开着，沉沉地滑落在肩头，非常漂

亮。颜色看来挺不错的，那么形状呢？鼻子小巧，眼睛很大，唇纹也很美：所有这些物质，只有一个比例的问题，我如何能裁决我自己的比例呢？它们对我而言太熟悉了。我还没有端详过自己，但是我每天都看见我自己，我觉得自己的脸很端正，然而它要的应该是漂亮。我曾经——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做，我后来知道了这一点——不停地重复着一个词，直到这个词失去了所有的意义，只变成了一种噪音。我使劲地看着自己，直到自己变得陌生起来：我很快就困得不行了，差点在梳妆台上睡着，打翻珍贵的小花瓶和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这肯定会惊动妈妈。我摇摇晃晃向我的床走去，希望到了床上，能在梦中看见雷奥波尔德。

当我决定写我的故事时，我在书橱里拿了几本我感兴趣的小说，瞧瞧应该怎么做。因为我的头脑很有条理，我重新阅读最初的几个句子开始。在“长久以来，我一直睡得很早”，“维里埃算得是弗朗士—孔泰最漂亮的小城之一”，“我将备受指责”，和“二十二岁，我刚刚完成哥廷根大学的学业”之间，我感到困惑。一些小说先设定一个框架，然后慢慢地靠近主要人物，而另一些小说直接从主人公最无特殊意义的特征之一开始。很早就睡了？但这是所有孩子的特征！此外，他们不会自己睡觉：人们让他们睡觉，而且我觉得叙述者太自以为是了，听他说话的口气，似乎他